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駢文概論

金柅香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駢文概論

金瓶香著

國學叢書

萬有文庫

種千一集一第

王雲五
總編纂者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論 概 文 駢

著香秬金

路南河海上人行發
五雲王

路南河海上所刷印
館書印務商

埠各及海上所行發
館書印務商

版初月二十年二十二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PIEN WEN" (A KIND OF CHINESE

LITERARY STYLE)

BY CHIN CHÜ HSIANG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3

All Rights Reserved

駢文概論

目錄

敘言

第一章 上古至周駢體之起源 ······ 一

第二章 兩漢曹魏之駢文 ······ 七

第三章 晉至陳之駢文 ······ 三三

第四章 隋唐五季之駢文 ······ 五九

第五章 宋遼金元之駢文 ······ 八四

第六章 明清之駢文 ······ 一〇九

結論 ······ 一二四

一三八

駢文概論

敍言

文之興也，其發於自然之天籟歟！鳥之鳴春也，蟲之鳴秋也，彼不知所爲文也；徐而察之，而鶯之
簧，蟬之琴，若皆有文之節奏焉。耕夫之唱和也，牧童之行吟也，彼不知所爲文也就；而聽之，而前者于
後者，若皆有文之腔拍焉。其所以合者，以其必有天然之韻也。彼不知所爲五音也，四聲也，而其無
心之發揚，迺自然而然，叶於諧聲之義。然後含識之人，感焉而應，觸焉而發，因之綴字以爲句，連句以
爲章，調之以韻而名之爲文。攷古用韻文，厥有二因：一則剏字之原，音先義後，解字之用，音近義通，古
人作文，比類合義，韻既相叶，義必相符；一則硬語、奇字，詰屈聱牙，唯韻語、偶文，便於諷誦。綜斯二端，遂
崇駢體。夫爾雅之文，其文最古，孔子對哀公之間，謂足以辯言。蓋泰古以來，紀載政事之言，通名「爾

雅」其發爲文章，皆集實字而羅列之。字皆綺合，句必珠連。論者謂爾雅之作，當在歌詩以前，謠諺以後。次之魏張揖官博士，依爾雅舊目，綜兩京羣言，箋釋訓詁名義，緣流討源，文苑波詭，明儒宋鬱儀蒐輯駢語，即仿爾雅廣雅之例，作駢雅二十篇。蓋物相交錯謂之文，故古人之屬辭，匪唯句法貴駢也，即隸字亦皆貴駢。

說文：『駢，駕二馬也，從馬并聲。』攷之文選琴賦：「駢馳翼驅」，注訓爲併；七命：「駢武齊轍」，注，釋爲並；猶言車貳佐乘，馬儻驂服，維服乘不隻，故名號必雙。卽此以思，可知炳而有文章，辭立而生奇偶，而偶文以韻爲芳，駢字以音爲主。夫恬淡夷愉，鏘嗚而闔轡，此元音之美調，亦偶文之極軌，吾久不得聞之矣。若夫鑿帨其詞，而笙磬其音，言之美者，亦能動人。三閭弟子唱吟於湘楚之涯，其菁英漸肆於漢，盛於六朝，迄唐之末葉而醨，是謂攝古之腴而養其體。第流美多出於奇凝，重必生於偶，故「駢」訓「併」「並」，致爲微妙。非然者，兩事相並，而輕重不均，是驂之左驂駕爲右服也；或二事合併，而莫與爲偶，是夔之一足跨踔而行也。劉彥和文心雕龍麗辭篇云：「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近人陸氏紹明亦謂：刻簡以來，文如煙海，宰

匠宗工代有其人。「談天」「雕龍」文之奇觀，離騷招些，文之豔逸，古今文體，駢儼爲宗。攷之古人之言則如彼，證之今人之言則如此，良以事歸鏤繪，言必齊偕，辭忌失朋，理資配立，蓋偶語韻詞，體固與文合也。若屏斥駢體，崇尚奇詞，則是舍文從質，翻追棘子之談，反樸歸真，拘守老聃之論矣。矧夫典論著於魏帝，備列詩賦之章，文賦叛自陸機，不列序碑之體，則單行之辭，實與文章有別，有何疑乎？

夫古之作者，擇言以對待，援義以比例，雖在約舉，罔不昭灼，是以奇偶必稱，單複必齊，俯承其仰，斷者自續，兩兩間合，節節遞轉，頓挫抑揚，尤省虛字，未有單詞隻義而可以爲句者，亦未有一語孤立而可以爲章者。文生於聯珠之字，成於駢峙之體，舍茲配偶，是謂不文。豈其屬思之精實爲用字之當，能知駢字之用，即得能文之方。故夫駢字者，文之權輿，第未成篇耳。蓋上古文體，語近自然，自騷人踵起，易以駢字，辭人體物，語必魚貫，於是相羊徘徊之類，陸離繽紛之詞，屬采繪聲，篇章疊見，逮至漢賦，縱橫鋪陳，圖譜不啻——語山則岑峯望率，寫水則滂溟沉溉，花鳥則茝蘭荃蕙，鶯鶯駕鵝，玉石則玲瓏，瑣瑩，城功璫珉。此則皎日曠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是修辭之要術也。至於冠劍陸離，輿衛紛溶，雲旗星蓋，邃宇高堂，靈龐千名，鏤錯萬狀，采蘋白芷，采南國之芳馨；

木蘭申椒徵楚邦之植物；赤豹文鯉備其用，靈蛇玉虺誌其奇。此則取象於名物。况復摛詞典則，鑽字必精。——「兮」些列爲助詞，羌慶用爲起語，翼翼示雍和之度；審審表忠盡之忱，推之訓詠爲憩，易滿爲馮，或語合方言，或字宗古訓。至若調與詞諧，名與均叶，此則有資於韻學。分類析辭，唯在善用之耳。

從來情感於物，則形於聲；聲能成文，斯謂之音。音以律文，聲不失序，妙達斯旨，方可言文。故觸物抒情，侔色揣稱，或擬雙聲之字，或采疊韻之詞。文選洞簫賦彌望儻莽，司馬相如傳案衍壇曼塘垠，儻莽於澆沉爲疊韻，案衍壇曼於澆沉爲雙聲。明乎此，則古代文詞之駢字，雖因文而殊，然其音相近，其義亦必相同，不必泥於字之同異也。觀澆沉賦，西京「龐鴻」封禪文，一音相轉，而平子、長卿用之各別，則以聲音有高下之分也。「嚴鬼」賦，都江「滌灑」賦，二字相通，而太冲景純用之各殊，則以聲音有輕重之分也。蓋音區小大，故語異翕張。若用字偶乖，則音節必棄，此不可不察也。要之審音，唯取相符，用字不妨偶異，如江賦之「翻翻」，卽禮記禮運篇之「猶城」，而有從犬從羽之殊；思玄賦之「烟煴」，卽周易繫辭之「焮熾」，而有從火從糸之異；後漢書馬融傳之「鋪于」，卽錯田賦之「頒賦」，均分

布之異文；史記天官書之「逢𠙴」，卽漢書劉向傳之「𧆫午」，均旁午之異文；此皆駢詞之有異形者也。唯其有異形，故所用者不皆正字，往往取同音之字，假借爲用。試更卽文選觀之，如「汚」「窊」、「滌」「竈」本一字也，而西征賦作「汙」，吳都賦作「滌」，江賦作「竈」，奏彈王源引作「竈」，均卽說文之「洿」字；「揭」「竭」「竭」「巒」本一字也，而東京賦作「揭」，江賦作「巒」，海賦作「竭」，封燕然山銘作「竭」，均卽說文之「碣」字；「漻」「聊」「寥」「漻」本一字也，而琴賦笙賦作「漻」，思玄賦作「聊」，楚詞九辯作「寥」，南都賦作「漻」，均卽鄭風之「澀」字。唯明于此例，庶漢魏六朝之文，所用駢詞，均可卽音以通其義；而古人隸字之工，亦於此略可覩已。此揚馬之流，咸能洞明字學，故選詞，遺字，亦能古訓是式，此非淺學所能闕也。

再自粗而言之，則「錦城花放，蝶舞姍姍，金井梧陰，蟲鳴唧唧」，此物質之文也；「秋山平遠，突起危峯，春水瀠洄，時成激浪」，此地理之文也；「漁翁棹去，遂發清歌，樵叟薪歸，偶聞高唱」，此人事之文也。蓋宇宙間之自然現象，以及一切形形色色，莫不含有駢文之原質。感焉而應，觸焉而發，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若蘊蓄甚久，流露於不自覺者，而駢人、墨客、公子、翰林、廸乘間以盡洩其祕

而遽發其藏，不啻取諸其懷而予之；而吾國之單音文字乃適足爲達情之具，此吾國駢文所以至精而益美也。曷以知其然也？歐西諸國，人事不同，故所見所聞亦隨之而異。治科學者見花木蟲蝶也，則將發其研究動植物學之思想焉；治文學者見之，則以爲文之真景也；治科學者見山峯水浪也，則將發其研究地質學測量學之思想焉；治文學者見之，則以爲文之妙趣也；治科學者聞漁歌樵唱也，則將發其研究森林漁業之思想焉；治文學者聞之，則以爲文之天籟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一紛而博，一專而壹故也。雖然天經必錯以地緯，陰偶必繼以陽奇，故駢中無散，則文氣滯而難疏，散中無駢，則文貌枯而易瘠。劉開與王子卿論駢體書曰：『夫駢散之分，非理有參差，實言殊濃淡。或爲繪繡之飾，或爲布帛之溫，究其要歸，終無異致。』旨哉斯言！間嘗綜而論之，吾國自上古以迄三代，爲駢散無分之時代也；自周末以迄西漢，爲駢散角出之時代也；自東漢以迄曹魏，爲偏重駢文之時代也；起兩晉，歷六朝，迄中唐，則爲駢文極盛之時代；自唐末至趙宋，散文興而四六起，駢文之餘波，猶流衍而未有已也；元明駢散並衰，而駢勢尚未蹶；清代駢散並行，而駢勢爲特強。此論文體者，多以駢爲正宗也。噫！文運之厄，至今爲甚——黼黻琳瑯，幾將墜地。不揣樸昧，爰著駢文概論，庶幾變遷之可蹟，敢云軌範。

之可循歟？

第一章 上古至周駢體之起源

夫未有文字，理無文章。紀事則然，無關口語。第古人口授其語，後人追記其辭，亦猶後世諺語、歌謠，其初野老村童傳之於口耳，其後文人學士記之於簡策，出於追錄，非由自箸，理至顯也。是故外史所掌，倚相所讀，諸子百家所引，雖在上皇之世，奚必無其文章。劉勰所謂「三皇辭質，心絕於道華」，實其然乎！陶唐氏興，渾噩之風既革，巍煥之運斯開，野老吐「何力」之談，帝王世紀帝堯之世有老人擊壤而歌，郊童含「不識之歌」，列子堯五十年康衢有童謡封人進「三多」之祝，莊子華封心樂聲泰，此之謂矣。有虞繼作辭采，斐然「明良喜起」之歌，「卿雲南風」之詠，尹子古今樂錄又造南風操《卿雲歌》見尚書大傳，《南風歌》見已開唱和之風，實爲風騷之祖。夏禹承之，憂勤惕厲之心，見於二箴餘句；周書文傳篇載二箴，又作開望以備災，見周書文孔晁注禹之警戒書。

望古書名銘鑿鑿以待士子，見釋祀六滌以警民，尚書大傳洪歌九德以敍功；而當時塗山孔甲之歌尤

開國風周南召南之作。呂氏春秋初篇禹行功見塗山之女作歌曰候人兮而帝啟之樂亦爲楚蕡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楚辭注九辭九歌啟所作樂也氣雖孤行詞多比合迨及商湯盤銘厲「日新」之規網祝表「深仁」之德賈誼書七言新開國之辭頗尚體要及其衰也迺有商銘國語然箕子麥秀伯夷採薇君子賢人德音未已蓋有殷一代樂章足以繼夏詩頌足以開周故有娀爲北音之祖殷整爲南音之宗呂氏春秋初篇有娀氏有二佚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樂記云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志之故謂之商音殷整甲徙宅四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爲南音樂記云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志之故謂之商又云『明乎商之詩者臨事而屢斷』然則聲詩韻語雖發自蒼沮造文史官記事仰錄三皇之書述五帝之史莫不訓辭爾雅音節相諧至於周代外史猶掌其籍左史能讀其文及王子朝奉周之典籍奔楚於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孔子廼退而刪訂六經夫經語皆樸唯詩易獨華詩之比物也雜故辭婉而妍易之造象也幽故辭驚而創駢語之采色於是乎出尚書嚴重而體勢本方周官整齊而文法多偶戴記工累疊之語繫辭開屬對之門爾雅釋天以下句皆珠連左氏敍事之中言多藻飾駢語之體製於是乎生劉勰文心雕龍宗經篇贊曰『致化歸一分教斯五性靈鎔匠文章奧府淵哉爍乎羣言之祖』劉開書其後曰『伐薪必於崖鄧汲水宜從江海』真知言哉

縱橫之學，本出古者行人之官。縱橫家善於辭令，長於諷諭，能移人之情，奪人之志，其原本出於詩。春秋之時，列國卿大夫聘問往來，不辱使命，蓋無非文其言以達其旨而已。是以鄭修命詞，子產於焉潤色；晉主盟會，仲尼以爲多文。蓋直情逕行，夷狄之道迺如此；語見檀弓而言不雅馴，搢紳先生所難言矣。至如燭之武、王孫滿、子家、呂相之徒，亦莫不奮其筆舌，折衝強敵，轉害爲利，垂聲無窮。降及戰國，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誘誑爲宗，利口者以寓言爲主，所以蘇秦合縱，張儀連衡，立說著書，下開七發，而當時文學之士，滑稽之流，亦染縱橫之習。蓋以其時縱橫者，抵掌搖唇，類多積句偶麗之體，適可稱職耳。三代既往，百家競興，抉義豈皆淵深，造詞類多精奧，引喻奇古，老氏首發其端，鈎理玄微，蒙莊曲盡其變，管子以峭鍊制勝；不韋以淹麗爲工；韓非之書，語悍而澤奇，鄒子之說，心奢而辭壯；史記驕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驕衍齊人爲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鶻冠綿綿，亟發深言；志鶻冠子十一篇。楚人以鶻爲冠，藝文鬼谷眇眇，每環與義；史記蘇秦傳東事師於齊而習之。史記驕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鬼谷先生注因所居以爲號也。老子弟子九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劉向別錄尹文子學於莊老，其書自道以至名自慎到析密理之巧。史記慎到學黃老，名以至法，以名爲根，以法爲柄，凡二卷，僅五千言。慎到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著韓非著博喻之富，而善著會作藝憤五蠹，內外儲說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呂氏鑒遠而體周，十二篇。

本傳不韋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關尹旨謫而辭飾；關令尹喜周大夫也，遇老子，老子亦自著書九篇，名至於禦冠，導言恢詭，徵事奇博，抽思奧隱，振采瑰奇，則玄圃之珠，求焉而不竭，崑山之玉，采焉而不枯。如周穆王之魂竄湯問奇謠其最著者也苟拙祕思，騁妍詞，斯焉采摭，靡能盡者，抑亦文章之靈囿已。若夫屈宋踵興，爰剏騷體，上擷六籍之菁英，下括九流之奧旨，允矣樹駢體之先聲，洵乎文章之極則。唐勒、景差相競造賦，發言摛詞，聯藻交彩，既有曠曠之奇意，即出游談之詭俗。夫以七略叢起，騁辭則雲烟萬態，飛辯則黑白易色，拾其墜羽，猶振奇采，况乎良工哲匠，宜取實於楚材，落葉滄波，多問源於湘水，采擷從心，又奚煩曉論乎？

— 唐虞之駢文

帝典之文，極有法度，法度之文，必取整齊。尙書「欽明文思」，一字爲偶也；「允恭克讓」，二字爲偶也；「分命申命」四節文法相似，爲章法之極整者；「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雖一氣銜接，而句法則已排比矣；「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敍」，凡數目之字已無不對待整齊矣；「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以人名對人名，地名對地名，對偶之法已工，第平側之

音未叶耳；帝庸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股肱」「元首」對待，「喜」「起」協韻，實爲律詩之遠祖。蓋音出於口者，聲所繇成，是爲有韻之文，咸合自然之節，故和聲依永，八音於焉以諸六律五聲，五言於焉出納。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是以采色彰施，臣隣繪夫璪火，簫韶迭奏，階陛間以笙鏞。論者謂唐虞之際，文史質實，未足爲定評也。夫文之初生，駢散並不分塗，亦猶數之初瓶，奇偶不立界說。迨文法愈密，古意愈疏，此典謨之文所以不可及也。

二 夏后氏之駢文

夏后氏興，駢業鴻績，九序唯歌，勸德彌縟。豈營麗辭，率然對爾。禹貢所言，「隨山刊木」，偶語也；「高山大川」，偶語也，導山之文，可徵山脈，導水之文，可徵水系統，緒不失其宗，辭華自然相配。嘗觀蜀西邛崐九折坂之陰，有磨崖擘窠書，則「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八字也。雙碑屹立，儼如對聯，後人雖工譏著，必不能如是之渾成也。至「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之類，對仗尤爲整飭。禹貢以下，偶語益多，其言：「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爲記四至之始。曰聲教者，猶易之文言也，聲之爲教，莫不叶音而足語，立均而出度；語凡茲古籍，半屬韻文，或因形定聲，或因聲見義，故曰聲也。

夏后啟嗣位，作甘誓，其言「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之類，文頗整贍，亦足振藻簡篇。至太康五子之歌，帝相源水之歌，釋史引古琴疏不若桀時夏人之歌爲可信也，亦可見當時之體焉。

三 夏小正之駢文

竹書紀年「帝禹夏后氏元年壬子頤夏時於邦國」，太史公謂「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鄭康成曰：「夏時，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夏小正。」小正原文，今已散佚，僅賴戴德傳記，猶存夏代遺文。隋書經籍志裏小正一卷或謂此乃小正經文大戴禮所載夏小正乃戴德傳記猶德之傳高誘注呂覽郭璞注爾雅蔡邕明堂月令論皆引夏小正傳可證其書上紀星文之昏旦，雨澤之寒暑，下陳草木梯秀之候，蟲羽飛伏之時；旁逮冠昏祭薦耕耰蠶桑之節，文句簡古，寓義婉深。且俊風寒日，農夫用以均田；睇燕剝蟬，學子資以爲鼓；大旱、小旱，爲筆耕之奧區；虞人、麓人，亦漁獵之淵藪。偶焉披閱，如泛珠船，如游玉海，義包衆有，美不勝收。至若用暢采識，秀幽委禪，隸而輯之，亦駢文家之行厨也。而况秉義和敬授民時之則，開明堂月令之規，尤足以盡探本之功乎！

四 山海經之駢文

吳越春秋云：「禹東巡，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按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遂巡行四瀆，與益變共